**258 站在北极上空俯看三国四方**

2024年7月6日

1. 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07月06号，甲辰年六月初一，农历六月了，上半年就快过去了。今天是聊天儿，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是站在北极上空俯看三国四方，这是我的一篇读书札记。我在聊天的时光里，将一部分的聊天、札记与大家分享，通常也有，这都是、经常是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的内容。现在我把它放在平台上分享。
2.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聊天，现在是2024年07月06号,甲辰年六月初一，我们今天聊天的主题是站在北极的上空俯瞰三国四方。好多朋友说卢先生有的时候聊天好像没有什么规律或者是逻辑，是这样的。因为我平时无论是阅读、写作、旅行或者是教书，我养成了札记的习惯，所以我会对一些重大的问题留在札记里边做反复思考，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拿出来分享。
3. 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的启子源于一个人，这个人是约瑟夫·奈，我想很多人都熟悉约瑟夫·奈，因为他深刻的影响了美国，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登上历史舞台之后这三十年的美国。我简单介绍约瑟夫·奈，因为可能有些朋友并不熟悉。约瑟夫·奈是1937年生人，岁数已经很大了，现在可能87、88这样子。这个人早慧，
4. 这个人聪明绝顶，1964年他就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并且成为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的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他最著名的就是提出来这个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的提出据说是他受孙子兵法的影响，上兵伐谋，他认为伐谋实际上是软实力的一种行事方法。他有一些著名的著作，请注意著作的时间节点。
5. 1973年，约瑟夫·奈与罗伯特·基欧汉合著的《权力与相互依赖》。此书使他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我在这里边要补充一下，这本书也是美国新殖民主义理论的一个巅峰之作。他由此而成为领军人物，注意时间节点1973年，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同期中东战争爆发，
6. 同期中东战争和石油危机爆发。此书发表于1973年，他的背景是1945年之后，美国连输了两场战争，一场是朝鲜战争，一场是越南战争。我翻译一下，就是美国人使用他的硬实力，连续两次碰壁。一会儿你们理解我为什么要在北极上空看三国四方？连续两次碰壁都碰在了毛泽东手上。然后他们认为他们使用硬实力，在美苏都拥有核武器核威慑的冷战背景下，
7. 美国的硬实力无法取得更优势的对全球治理的权力，所以他们开始考虑发挥硬实力以外的部分来干预影响或主导这个世界。所以《权力与相互依赖》这本书大体上开始注意到，就是两次战争教育了美国的思想家、战略家，就是硬实力不好使。这个事情一直在变化之中。到了1990年，约瑟夫·奈写了《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
8. 1973年的书是《权力与相互依赖》，但1990年写的是《权力性质的变迁》。同年，在对外政策刊物上发表《软实力》，软实力成为了美国在1990年代之后处理大国事务的主要方法。小国还是采取军事手段，比如说在中东的战争，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等，南斯拉夫等等。但是对大国他们开始强调软实力。因为在新中国毛泽东手上，连续两次受挫，美国国力因此而大受损伤。
9. 约瑟夫·奈是民主党人，所以到2008年，小布什胜选之后，他就离开了。我刚才少介绍了一段，这个人曾经相当显赫，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这个政治学者，他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部长。美国的好多助理国防部部长和助理财政部部长都很厉害的，他们很多人都是学者身份，因为他们是做战略规划的，是思想规划和战略规划的，所以水准不是一般的高，是完全超乎我们的理解和想象，我们如果对他们不熟悉，我们很难理解美国的。
10. ﻿此后，他在小布什期间，他就去做了驻日大使。然后在2012年，他到北大做了软实力的报告，2012年在北大做了软实力报告。有些话不知道该不该说，因为他一直做肯尼迪学院的院长，所以此人在中国子弟门生众多，而且一些人的地位极为显赫，我们这聊天也不方便讲什么，你知道就行了。因为他提出软实力，那么我知道其实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软实力。
11. 《软实力》那本书其实是胡扯，其实胡扯。真正的软实力一共是三样东西：一个东西就是意识形态主导权。为什么西方国家五百年了非常重视宗教问题(这个传教，传教士传教)？因为他们懂得中国的古代五千年前，圣人就明白道统的重要性。就是我们一般说三统：“道统”“体统”“法统”，道统就是规定性和约束性，体统就是政治制度，法统是一套法律体系。但道统非常重要，它是软实力的关键和根本——意识形态主导权。
12. 我在说我们在定义一个大国是不是一个大国的时候，其实首先就要看道统。如果一个大国没有精神主权，就是意识形态主导权完全不存在，这个国家体量有多大，面积有多大，其实没有意义，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他没有精神主权。他在精神上是依归的，是跟随的，是服从的，那么这个国家其实是很难确立的。所以在意识形态主导权上是软实力的根本所在。其实他说到了，但是他们故意将软实力经过一番非常科学的描述，让所有人全都理解错了。
13. 软实力的第二个部分是资本集团主导权。请注意，我说的不是资本主导权，是资本集团主导权。资本集团主导权他说的不光是对我国这样的国家，是对全世界，甚至包含他们自己的国家——美国，就是资本集团主导权。实际上这资本集团指导权涉及到的是全部主权。除了刚才我说的精神主权之外，还涉及到了政治主权人、经济主权，甚至军事主权，什么外交主权都在这里边了，叫资本集团主导权。请注意，我说的不光是经济主权，更不单纯指金融主权，资本集团主导权才是软实力的根本所在。
14. 软实力的第三个部分是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动员力，就是软实力发挥出来靠什么呢？靠三样东西。其实非政府组织是有组织的，你们见到的……，我说的三样东西第一样当然不是非政府组织的，第一样东西，请注意他的职务，他在克林顿的时期，他担任的职务是什么呢？是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助理国防部部长，他也曾经做过卡特的助理国务卿，做过国务卿，我简单说一下子。
15. 在组织层面第一层面，其实就是我们孙子兵法里的“用间”，就是培养间谍，培养异己分子。因为我国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国家，我们通常对一些非军事情报的间谍或者是用间的这种状况呢，我们是不把它当成间谍来看待的。因为人民比较纯朴，你说来了一个经济学家，他提供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你说他是间谍，你知道我们会承担很大的压力和责任的，因为按照谁检控谁举证的原则，你要指证他，那你拿证据吧。
16. 你不能说某个经济学家说要进行某种改革，比如说我国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1995年联系汇率，有些人专门过来给你出这个主意，你就说他是经济间谍，不可以这样说。但你知道，不能这样说，却不代表约瑟夫·奈他们不是这样做的。自古中国就“用间”，而且中国“用间”的所有的道理都说清楚了，其实最高级的就是这种战略间谍。他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在制度安排层面，来挖坑来设局的，所以往往越是这种“间”越会受到全民崇拜。
17. 第一种就是这种战略级的“间”，其实《软实力》的书里边没有讲很多，点到，没有讲很多，但这个是关键。其次才是教育、学术、传媒里边，用二十年甚至四十年时间大批培养的这样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干扰熏陶，影响进行道路上的这种策动，最后才是非政府组织。我们现在高度重视NGO非政府组织，但是我们对前两个东西——软实力，好像我们……，一个是不是很在乎、很当回事，另外一个就是确实他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就是你说某人是战略间谍，
18. 这是极其严厉的指控啊。你说张某常带着某经济学家，到俄罗斯去给人开了一个五百天的方子，把俄罗斯搞死了，休克疗法。后来他又带着人跑到中国来差点搞出一场风波，八九年。那你说他是什么呢？你说他是什么呢？曾一度被我们国家把他捧到极高的位置上，我回到自己的母校，看到他写的那四个字，看完以后，我决定不会再踏入这个学校，我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呢？我对我的母校的起码的辨识能力感到失望。
19. 我重复一下吧：软实力，一个是意形态主导权，一个是资本集团主导权，一个是组织主导权。组织主导权里边的核心的部分三层含义，一个是战略级的“用间”，一个是教育学术传媒，一个是非政府组织，其中这三个方向上面非政府组织是最……
20. 因为虽然说是非政府组织，但它毕竟是组织，它只是非政府的，它是有名有姓的存在的。但前两个你就很难理解了，而这种组织主导权有时候非常厉害，我写《不辖两部无以治天下》说的其实是这件事儿。但你知道，如非老朋友茶余饭后三杯小酒，很难往这么深处去聊。因为类似于像对耶瑟夫·奈这样的，对他这样的人和他最近的一些行为的关注呢，我看可能被刻意的屏蔽或者是锁死了，就是不让你知道。
21. 约瑟夫·奈在谈中美关系的时候，谈了四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1950到1969，这是中美的对抗期，也可以叫试水期；1970到1989这个称之为蜜月期，或者是它叫接触期；1990到2009它叫合作期，或者叫摩擦期；注意！2010到2030被他定义为竞合，竞争与合作周期。目前所有的美国的外交的部门提出来的所有的言语都源于约瑟夫·奈的竞合。这也是目前欧洲与中国，中美关系、中欧关系定义的所谓的竞合关系——竞争合作关系，都是来自于约瑟夫·奈的定义。
22. 美国在上个世纪出现了很多很厉害的角色。其中类似于像经济上，我老说弗里德曼和保罗·沃尔克。地缘政治上，其实影响最大的是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的影响可没那么大，他的书影响大。但他对政府的干扰扰动就是基辛格和约瑟夫·奈。而我们对基辛格的东西，因为可能他的东西已经不被美国使用，所以他的东西反而在我国被宣扬得甚嚣尘上。而约瑟夫·奈是正在使用中的东西，所以我国的教育、学术、传媒等等好像都在刻意的屏蔽。我为什么要谈这件事呢？
23. 是因为6月4号。我是6月6号开始看到，6月4号这个约瑟夫·奈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上发表了《乌克兰战争的新旧教训》，一共是八条教训。这八条教训引发了我的思考，逼得我没有办法，跳起来到北极上空重新审视了一下《坤舆万国全图》，我理解一下三国四方的这种竞合关系。所以我今天就聊聊我对这个三国四方的这种竞合关系，借助约瑟夫·奈聊一下子我对一些事务的思考和看法。
24. 谁没事，老在北极的上空往下俯瞰呢？我想，这三个大国都会看。美国虽然他隔着加拿大，但是他有一块阿拉斯加是在北极。站在北极看北半球的地缘结构吧，别政治结构、也别经济结构，看地缘结构，其实一共是非常重要的四个板块。美国当然是一个了，中国当然是一个，欧洲当然是一个了，但最有意思的是覆盖中欧、衔接北美的俄罗斯。所以我认为俯瞰最多的是俄罗斯人。
25. 那么双头鹰看见了什么呢？我一直在说，美国在战略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们不管是听基辛格的、布热津斯基的、约瑟夫·奈的，其实都不会走到今天这种程度。因为美国对世界的判断、对世界这个大势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失误，这个严重的失误可能也包含了约瑟夫·奈。我是60后的人，80年代等我完成学业的时候，
26. 80年代我完成学业的时候，我国如以GDP来计算经济总量真的是很可悲呀。就是我们才是两个台湾、四分之一个日本、差不多将近八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个美国。就是我们只比台湾大一倍，相当于两个台湾（台湾只有两千万人口）。也就是说，我能理解在当时的西方眼中，不管是美国、欧洲和苏联的眼中中国没那么重要，没有重要到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就开始要制定完整的遏制战略。
27.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可能作为西方的学者，他们犯了历史性错误、犯了历史性错误。我想他们确实是无法预估在上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预估40年或者50年之后，中国将超越所有的国家成为经济上的第一大经济体、军事上的三强之一或者是两强之一。它这个确实是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所以才注定了
28. 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战略家与普通政客的区别。所以我由衷地佩服斯大林。斯大林在他的直觉上，在他的直觉上，他其实对中国人他是极度蔑视的，只是遇到了毛泽东。由于斯大林见到了毛泽东的本人，并且看到了中国内战的这种打法。特别是朝鲜战争一战，斯大林知道，中国不是羊、不是鬣狗，不是豺狗、不是狼，她注定是一头雄狮。斯大林对此有着清晰和冷峻的看法。
29. 美国人在经历两场战争之后，朝鲜战争之后、越南战争之后，他们也非常清晰的知道，中国与其他体量差不多的国家……虽然日本（GDP）比我们大那么多，但他知道这两个动物的属性不一样。狼或者是鬣狗与雄狮是不一样的，因为只有雄狮才有资格争夺狮王的宝座，鬣狗做不了的。有些国家就算是那么的强大，它也只能是一条鬣狗（我说的不是狩猎的“猎”，是掏肛者那个“鬣”），他就注定这个国家的性质定性为鬣狗。
30. 中国的结构出现，如果是敏锐的政治家的话，应该在朝鲜战争之后，类似于像斯大林已经明白中国二三十年之后会变成什么，他脑子里是清楚的。其实马歇尔也是清楚的。马歇尔是跟斯大林缔造雅尔塔结构的美国的战略大师，他是清楚的，他是清楚的。那个时候基辛格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历史舞台。但是你知道，并不是伟大的国家就永远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不是的。他也会断代，比如说斯大林死之后，
31. 苏联慢慢地丧失了思考能力，他慢慢地开始出现了严重的退化，他无法建立起他独特的道统，就是他在精神主导权方面在慢慢弱化，他不能将共产主义理想比较好地世俗化，并且将道统、体统、法统能够比较润滑地做出来，所以他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同时在战略布局上，对自己和对手的理解，出现了严重的误判，包括对美国的误判，对中国的误判和对欧洲的误判，出现了严重误判。
32. 最后我会讲斯拉夫民族未来的命运。我先讲一下子普京。2000年普京终于登上了大位，此刻的普京早已不是懵懂少年，有自己的专业上面的能力，他从事情报工作，也有自己对俄罗斯、对世界的认知和思考。相信普京曾经在北极的上空跃起，观看坤舆万国图来理解双头鹰与所有的周边的关系，主要是跟美国的关系、中国的关系和欧洲的关系。
33. 普京看的准不准呢？我看是七成吧，我相信，他对美国的理解还算到位，但是他对中国和欧盟的理解（虽然就在他身边），不到位。他非常非常想与美国联手形成美俄联手共治世界的格局，他非常想 。然而2000年，当克林顿将接力棒交给布什的时候，在布什的眼里，普京是个叫花子，不要谈共治世界了，带你玩儿他都不会，他都不想带你玩儿。
34. 但2000年的普京并不真正的理解中国，准确地说，2000年的中国仍然在全球排名偏后，我们不光是经济上还差日本很远，才接近日本的一半，与美国的距离非常之远。在经济上我们并不行，军事上我们记得2000年的时候，二十四年前仍然需要仰视俄罗斯，甚至要靠俄罗斯的军事输出来维持我们一点点的军事能力。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虽然美国人鄙视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也同样鄙视我们，那么普京唯一的出路就只有欧洲了。
35. 而欧洲在建立欧盟之后，被克林顿一顿修理，就是通过南斯拉夫战争一顿修理，欧元规矩了一些、老实了一些，但欧洲有自己的想法。但我在这要说一下子欧洲的结构，欧洲由于他是一个村社联盟，他就是一堆非常细碎的国家组成的一个村社联盟，他没有办法变成雄狮。虽然他们曾经有过辉煌，不管是西班牙，荷兰还是大英帝国。
36. 他们曾经有过辉煌，但进入到二十世纪之后，破碎的欧洲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三国四方”，三国是中美俄，四方就是欧盟。日韩虽然体量不小，但是作为一个鬣狗，它不在狮子讨论范畴之内，不在狮群的讨论范畴之内，虽然他们有时候也很凶残，很厉害，但我们讨论的这个事情不在这个范畴之内。我们今天先在北极上空把这个东西看一下子。普京上来以后无路可走，其实是有路，但是他当时不太理解，所以他选择了欧洲。
37. 欧洲选择了普京，但是欧洲非常现实，将俄罗斯作为他的加油站，可是俄罗斯对欧洲是能源供给的主要来源、是加油站。那么欧洲对俄罗斯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能提供给俄罗斯所需的再工业化或者工业升级的完整的能力吗？显然不是。当欧元区形成之后，欧洲的产业生态发生了异化。以德国、法国、比利时为核心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金字塔结构，其中金字塔的塔尖上是德国，形成了金字塔结构这个产业的生态。
38. 夹在最底层的是东欧，而俄罗斯如进入到这个金字塔结构，只能在东欧下边，就是底层的底层，在产业分工里边。俄罗斯没有机会上升到金字塔的中段和最高端的部分。所以，其实俄欧的这种关系的发展不是上上策，对双头鹰而言不是上上策。当然双头鹰的上上策是美俄共治，因为两国都拥有核武器，他又拥有足够的能源、广袤的腹地，如果美国政治家脑子还有一点点清醒的话，在美国的立场上，美俄共治世界也是最佳选择——是上上策。
39. 可惜，小布什看不上叫花子的普京，所以不可能跟他共治，谈都不要谈，没机会。到了奥巴马时期，民主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民主党一直是意识形态领先。他在意识形态上，这个意识形态的高端上包括了东正教跟基督教新教伦理之间的一些冲突和他们的一些看法，和他们对斯拉夫人的一些看法，整体上政治正确的东西压倒一切。所以小布什的八年、奥巴马的八年，美俄关系非但没有改善，还一步步走向恶化，特别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民主党在乌克兰的操作。
40. 美俄关系无法形成共治，就必然走向反面，那就是对立。而这个对立，我今天可能时间不够，就是对立的层级这四个层级里边，放在第二个层级就是代理人战争。他就是在第二个层级里边，这对美国来讲绝非最优选，对不起，美国人就选了这个东西。对俄罗斯而言，不但不是最优选，甚至是下策，但俄罗斯也选择下策。这个对美国人和俄国人来讲，它确实是一场悲剧，但它是我们的机会。
41. 普京2000年站在北极的上空，第一选择是美国，第二选择是欧洲。我们，他看不上，2000年，二十四年前。但是，与欧洲的选择，将他自己的定位搞错了，他变成了欧洲的加油站，在产业上无法融入欧洲，成为欧洲金字塔产业生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连底座，欧洲人都不让他做，所以，反而让东欧成为欧洲金字塔体系的底座。俄罗斯在勉强与欧洲进行合作的过程中，算是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而并没有能够获得发展的空间。
42. 历史的发展有它的偶然性，但偶然性有必然性。当美国人策动乌克兰战事的时候，当美国人切断俄欧经济连接的时候，中俄的连接成为必然。中俄的连接——当中国所有的优势与俄罗斯所有的优势进行叠加、整合之后，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它是一个几何量级的巨变。今天的全世界还没有理解“中俄背靠背”的含义是什么？约瑟夫·奈一直在警告中国，不能跟俄罗斯走的太近。
43. 在总结俄乌战争的八点指控里边，其实他要想说的话，就一句话，就是，一个是不能让中国再帮俄罗斯了，不帮俄罗斯，普京就死了；另外一个就是必须启动，必须破坏中俄之间的这种连接。约瑟夫·奈这个人非常聪明，很有智慧，快九十岁的人了，头脑极为清楚。而且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反正我们这边的专访，大概目的性也很强吧，就是整个的安排行云流水，然后，就会出现清华大学有一个姓闫的先生，然后他就开始要这样说、那样说，在凤凰， 然后就会一大堆的人出来，中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44. 请问、请问，是你选择三国四方的关系吗？请问普京有选择权吗？请问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意思吗？当“中俄背靠背”，解决了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解决了结构性的政治问题，解决了结构性的军事问题的时候，难道你看不到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变吗？我知道多数人，特别是学国际政治的人都是看法，拿计算器算一下，看看广袤的国土的连接，它衔接出来的是什么结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整个围绕着北极，
45. 其实围绕着北极三个主体，北美的、亚洲的和欧洲的主体，北美国、中国和欧洲的这个主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基于主体之上双头鹰的选择。双头鹰的选择将决定世界未来政治经济的走势，这不是什么我们愿意或者不愿意的事情。地球板块移动就是这样形成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包括蒙古人的铁蹄也是这样的，难道这不是天意吗？当广袤的俄罗斯的土地与中国的土地形成连接的时候，
46. 旧有的格局和力量构成的结构就发生了断裂、重组，难道你看不到欧洲已经开始剧烈的重组了吗？难道你看不到美国即将开始重组吗？难道你看不到这个板块断裂震动之下的所有的重构吗？如果你看到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理解一下子，本世纪余下的七十六年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再一次先说一个假设，如斯拉夫人在这一次俄乌战争之后能够完成某种程度的整合的话，
47. 二十二世纪有可能是斯拉夫世纪，不知道我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包括军事家们、外交家们是怎么思考中国的未来的？是如何来理解三国四方关系的，他们是否也能够腾空跃起三万尺，站在北极的上空往下看一下子，如果可以找到一个最佳的组合呢？如果这个最佳的组合可以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一种稳定的结构呢，那也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光景。
48. 我想说的是，由于美国本世纪二十四年，接连出现极为愚昧的政治家，而且美国再也没有产生上个世纪出现的伟大的思想家、战略家，所以美国失去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上上策——美俄联盟、控欧制华、统治世界，这样一个对美国而言，最佳的结构他没做成，对俄罗斯而言，也是最佳结构他们放弃了。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可预见的将来不是十年，也不是二十年，是五十年的周期，美俄没有办法修复。
49. 欧洲，你不要把欧洲理解为一个雄狮，因为他是一个村社联合体，但你可以将欧洲理解为一群没有公狮的母狮，他需要一只公狮。现在，这群母狮跟着北美那个狮王。但你知道狮群，你知道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变态，当狮王露出了疲态不再行的时候，狮王会被抛弃。因为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作为狮群在迅速的退化，而美国确实露出了狮王垂垂老矣的颓废之相。
50. 我不惊讶于西方世界，包括北美、包括欧洲、甚至包括俄罗斯对中国的误判，我不惊讶。就是中国在1921年，一百年前成立了个中国共产党，然后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二十八年时间，成立了新中国，然后又用七十多年时间，将中国建立成一个如此伟大的国家。这个超乎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想象力，他们思考不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感到惊讶的不是西方，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国，我国至今的思想家、战略家，我不敢说政治家，是否意识到？
51. 是否意识到我国在毛泽东初创这个党和这个国的时候，其实已经完成了雄狮的属性定性，就是毛泽东建立的共产党和毛泽东建立的新中国，它天生就是一只雄狮，即便是初生的幼狮，在与十七国联军对战的时候仍然是如此的英勇无畏、如此的出类拔萃、如此的骁勇善战、如此的锐不可挡，我国能否理解自己是雄狮呢？我国是否能够理解一个狮王何以成为狮王呢。
52.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什么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说的主要的事情其实就是江山易主。江山易主结构会发生剧烈的变化，老的狮王不知道是用什么方式进行了淘汰，新的狮王出现，新的结构出现。其实当三国四方结构性重组——现在正在剧烈重组的过程中啊，正在剧烈重组这个过程中会发生剧烈的碰撞——战争、经济危机，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剧烈的重组，让人值得欣慰的是，这次重组中我国取得了……
53. 我国想……我国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外交家、军事家当然希望中美共治了嘛，所以我国的政治家们——一些政治家非常可爱地、纯洁可爱地提出来中美夫妻论，他想中美共治，可能吗？你想做母狮就能做母狮吗？不被接纳。所以约瑟夫·奈那个竞合里边的那个竞字其实是有软实力杀人的味道在里边的，约瑟夫·奈看上去慈祥温和的老头充满了杀机，整个的他的著作、所有的著作都是充满了杀机的，非常客气。
54. 中美没有办法联手共治世界，中国又不可避免的被美国作为了对手，竞合的意思只是他不想直接下场冲突，他想代理人，我今天可能时间不够，来不及谈竞合的四种关系，竞合的四种关系，将来有空我们再聊。我想说的是，中美没有机会，俄美没有机会，中欧是否有机会呢？那要等美国的情况再一次发生变化之后，会有机会，只不过目前中欧的关系也只能走到这种程度，比俄欧关系要好一些。
55. 我想说的是，整个西方世界可能都是算术成绩太差了，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中俄背靠背”之后会出现经济上的奇迹，他们理解不了，除了高度的互补性之外，根本无法理解“圈层”已经变了。中国不仅仅是中国，俄罗斯也不仅仅是俄罗斯。俄罗斯实际上是包含着东亚的，中国实际上是包含着东盟的，甚至包含了东亚和南亚和中东。其实“中俄背靠背”，它将形成一个纵贯地球的一个新的纵向的结构，而且是一种大陆型的纵……
56. 这种纵向的结构恰好粉碎了原来的横向结构。我今天早上在说，就是当我们看到了一种合纵破掉连横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而且当中俄形成背靠背的时候，就出现了金砖、上合等等的组织。这些组织所涵盖的政治力量、经济实力、以及军事能力其实已经远超连横的能力了。所以工业七国、工业小七在这样一个结构面前，已经和冷战时期迥然不同了，迥然不同了，变了。
57. 我们上观100年，从建党到现在，中国确实是不容易。我们再下观100年到2124年，下观100年，这个世界的结构的变化会非常有意思。在第九运主要是从2024年开始的九运，一共20年到2043年，它很神奇，第九运——九紫离火这个运恰好完成了中国的整个的运势的这个整合，一共是180年的整合，刚刚好非常巧妙地就完成了。而现在这几年我们所要面对的……
58. 其实我们很快将要面对的是我们都很难想象的历史性巨变。我有时候在想，自己在电脑上在家里做一些模拟，我放开我的想象力做模拟，我在想政治版图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我有时候看完了我的模拟，我会被我自己的想象力和这个认知的局限能力，我自己吓到自己，就是这个巨变我相信超过了几乎所有人的认知水平和认知能力，就是这怎么可能呢？但它就是这样发生的。
59. 好吧，时间过得很快，我虽然准备了12页纸，但我今天好像也没法讲，讲不完了。我是想这样说，就是因为讨论这种事情，哲学高度和历史纵深非常重要。讨论哲学高度呢，我们得考虑……其实一个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三统是必须的，他的道统、他的体统、他的法统都是最优组合，所以他就一定会成为一个最伟大的国家，并且可以屹立这个世界上300年，有些国家可以更长一些，我们现在在道统上面做的不好，我们不会讲共产主义。
60. 其实共产主义，我一直在说共产主义是基督教新教伦理最先进、最优秀、最干净的一支，只不过是去掉了上帝。我一直在跟西方的朋友说，共产主义与基督教新教伦理无二无别。但我们自己在我国的机构，包括当下的研究里边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对新社会主义，它没有办法完成理论的升华和进化，不是创新，它不需要创新，它只是需要完成这种哲学的升华，但它完不成，所以你说不服外国人，他听你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他恐惧。但其实我们是基督教新教伦理里边最先进，也是在道统里边我们是有绝对的感染力、领导力的。
61. 当然我们在体统方面也是需要进化的，我们在法统方面也是需要进化的，我们如何来解释天理？如何用学理来认识世界？如何来陈述我们的伦理观？如何由伦理延申出法理和治理，五条理，整个的过程中我们做得不好，但俄罗斯做得就更不好，所以俄国人在本世纪内很难完成三统的建设和整合好斯拉夫民族，并且能够处理好三国四方的复杂关系。我国能否处理好三国四方的复杂关系呢？我国如何处理一个衰落的美国，一个即将出现分裂和粉碎和破碎的欧洲，如何处理好北方？
62. 如何处理好东亚这三条丧了家的鬣狗？其实我们必须在道统、体统和法统上面要有更深的哲学思考，我们必须有更深邃的历史观，要想到二十二世纪的事情了。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个东西，那么我们在处理当下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会从容很多，不会因细小的事情而放弃我们固有的坚守。我在讲《中庸》，我再说一遍圣人的四句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63. 好吧，外边打雷下雨，我今天就先讲这么多吧，今天这个东西讲得有点乱、不透，我们再抽时间吧。因为我一直处在这个旅行过程中，有些辛苦，另外也有些忙乱，这个再找时间，我们再梳理一次。我只是将一些问题先抛出来，因为你们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相当于茶余饭后三杯小酒，聊会天儿，我把札记上的东西跟大家聊一下子。明天下午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如果有时间，我想办法腾出时间，我们闲聊几句市场上的事情，因为确实是巨变就在眼前了。